

短篇小說獎佳作

沉默之路



蘇筠雅

作者簡介——

蘇筠雅，一九九六年生，喜歡爬山，討厭水果，中山中文系畢業。現在是個線上華語教師。

正在嘗試有知識的想像與創作。曾獲高雄青年文學獎小說組首獎、台南文學獎、新北文學獎和後山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謝謝一路陪伴的葡萄樹，謝謝IF，謝謝所有鼓勵和支持我的人。

寫作是一門幻術。希望我有源源不絕的查克拉！

沉默之路

那天上課，Yumin 睡得很沉。他睡到做夢，夢裡自己穿著佐助的衣服，一邊在樹上忍者跑，一邊和天才哥哥大戰。不過，天才哥哥不是佐助的哥哥，是自己的哥哥。他和佐助一樣，也有一個在各方面皆輾壓自己的變態哥哥。

拿獎學金，上師範大學，當研究生，「啊你哥很厲害耶。」整個部落的人都這樣說。他不懂哥怎麼這麼會讀書，怎麼自己連努力的方向都抓不到。

只有體育課，打籃球打躲避球跟跑步，Yumin 信手拈來，打架也前幾名啦。Yumin 跟哥炫耀自己的輝煌戰績，哥手一伸，指著樹說，「不讀書，天天打架。弟，你是猴子喔？」末了還要加一句族語，「swa nu myungay la~」

swa nu myungay la，這個句子出自古老的泰雅傳說；以前有個女人不想種田，天天想摘果子。所以某天爬到樹上時，身上忽然長出茂盛的毛髮。族人們便看著她，驚訝地互相詢問，swa nu myungay la~ 她怎麼變成猴子了？

「她懶惰，不去種田，才變成猴子的。」哥說。但 Yumin 覺得哥胡扯。要把人變成猴子哪有那麼簡單。說不定身上長毛髮只是一種幻術。大家都錯了。

以前，哥只有暑假才回家，可是因為部落要抗告，現在每個星期五，Yumin都坐哥的車回山上。部落沒有國中，孩子們讀書都去借宿Payan叔的雜貨店。等星期五，家長再下山把孩子接回去。

哥的車速上次更快了，九拐十八彎的山路當海線開。部落裡，大人的眉頭愈來愈深，每個人的臉上都出現一道道巨大裂谷。氣氛像可怕又嗆鼻的濃煙，想壓卻壓不住。

哥說，抗告需要法律協助，不能只靠部落的人，要跨部落合作，還要上傳到社群媒體，「我們需要群眾的力量！」

講到激動處，哥起身，把書本捲起上下揮舞，好像尖峰時段的交通警察。「下一步是找立委，然後連絡原住民會。政府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狀況，說尊重傳統都說假的！一場颱風就原形畢露！」

Yumin猜，哥在說五月的那個大颱風。那場颱風讓整座灰撲撲的天空迅速解體，雲化成雨，雨如鐵劍，把山砸出一堆窟窿，順便爆出好多土石流。

通往部落小學的山道被沖毀，路基塌陷，形成一座泥黃的崩壁。修路要時間，Yumin整整三個月沒去小學，轉眼十一歲就這麼過去了。九月升國中，Payan叔的雜貨店變成家，雜貨店的電視機任Yumin轉。他會把動漫人物的台詞抄下來，自己在房間偷偷練。「你的雕蟲小技，我就奉陪到這裡。」佐助這句超好用，每次打架都可以說。

傍晚，濃霧像大赤鼯鼠的巨大皮膜，整座山一下子被裹住。Yumin坐的那張摺疊椅靠窗，白霧的移動吸引他往外看，族人們的討論從激動到意興闌珊，最後從Yumin的耳中慢慢模糊了起來。

一開始是幾位長老上台，他們站在一個水泥鋪成的講台上，說被土石流沖刷而下的倒木擋住了通往部落的山道。然後是哥，哥帶了一張大字報，重點標語用粗體紅字強調，細項則用黑筆寫，另外附上兩張倒木的照片。

哥一下子說這是部落的樹，一下子又說這是國家的樹。部落的樹為什麼會變成國家的樹？Yumin搞不懂，難道領域重疊了嗎？

以前打獵要劃分領域，不然會很麻煩，會吵架，分不清楚獵物的歸屬。可是哥也說了，那棵樹倒在傳統領域中，不是別的部落的領域，就是我們Payanan部落的領域。

那林務局一定是誤會了。Yumin想。哥之前也說過，說政府一直誤會原住民，還說誤會的意思是，不想去了解而已。

「林務局的人那個時候過來，過來跟我們說，說這些樹是國家的財產，叫我們不要碰。」講話的人是Taimu。Taimu聽從部落的決議，開著挖土機把倒木運回來，結果卻被林務局告。

很多人站出來，幫Taimu抱不平。「要告就告整個部落！」哥喊。那個場面真激動，Yumin被氣氛感染，也起身，想說幾句厲害的話，想把背好的動漫台詞用出來，不過大家的視線都在哥的身上，沒人注意他。

濃霧讓遠山模糊，山坡上的高麗菜園也朦朧一片了。暮色降臨，會議在一陣古怪的低迷氣氛中結束。回家的路上，爸和哥繼續分析在會議中聽到的不同立場。有人覺得抗告浪費時間。誰有時間有心力組織這些活動？「你們要確定欸，要想清楚欸，Smangus 花了四年抗告。整整四年。」

「對。四年。」哥很堅定，「但他們後來贏了。」

「但我們不是Smangus啊！」那個人又說。

回到家，Yumin衝向沙發，打開電視，他其實不曉得哥跟爸幹嘛堅持帶他去參加部落會議，那裡根本沒小孩，只有大人跟老人，而且Yumin覺得他們談的全是一些沒有重量的概念。

電視打開兩分鐘，門鈴猛地響起。

剛剛在會議中聊得不够盡興的，沒說出真實想法的族人，此刻都往Yumin家移動。他們占據客廳，占據電視機和沙發之間的空地。他們坐在摺疊椅、塑膠椅和大小板凳上。

「萬一抗告失敗怎麼辦？」

「啊如果法律上就真的寫，寫那個土地是國家的，也沒辦法啊。我們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抗告什麼的我是很支持啦。說真的喔，土石流跟我們種高山高麗菜很有關係耶。淺根嘛，水土保持就不好。可是要配合政府的農業政策，要種有補助的，不然種的賣不出去啊。」

媽忙著倒茶，Yumin忙著拿更多椅子。哥坐在人群的正中央，聽族人表達想法，聽他們把自己的遲疑和擔心一點一點吐出來。

愈晚，氣氛愈熱烈。小米酒助興，媽炒了一盤又一盤的菜。哥負責記錄，負責思考，負責提出行動的可能性。沒有人有空理 Yumin。聊到忘情處，一句一句的族語像雨點，叮叮咚咚地打入 Yumin 的耳朵裡面。

那一刻，Yumin 想起了女人變成猴子的傳說。那個女人變成猴子以後，還聽得懂族人說的話嗎？她還能回家嗎？一波一波如海浪的族語傳到 Yumin 耳中，不懂的句子比懂得多。他不禁想，是因為聽不懂，所以才會有那麼多誤會的嗎？

好像猴子喔。Yumin 第一眼見到博宇便這樣想。

身材矮瘦，戴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鏡，博宇的耳朵特別大，而且語速過快，音調又過高，幾乎像猴子高頻的吱吱聲。

Yumin 手插口袋，放學到博宇的班上堵人時，並沒有遇到任何困難。他在教室門口看見準備離開的博宇，便冷冷地對他說，「你過來。」

把博宇塞進去。這是 Yumin 答應幫忙的事。他原本以為會很難，還做了打架的心理準備，連冷酷的台詞都端到舌頭上擺好，未料博宇完全沒反抗，整路安靜，眼睛直直地盯著地板。

「進去。」在垃圾場，Yumin 指著那個橘色的空回收桶說。

「他們叫你弄我喔？」博宇看了一眼回收桶，又看了 Yumin 一眼，然後往垃圾場外探頭，扭著全

身的筋骨抱怨道：「他們上次找人把我塞到回收桶，然後用黑色膠帶封住蓋子。我差點悶死欸。」

「我不會封蓋子。」Yumin回。

「這不是重點啦。」博宇靠近Yumin，靠在他耳邊小小聲地問，「你是不是誤會了？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？」

Yumin冰冷的臉忽然出現一點變化。

「我才是真的受害者欸。」

「我在辦事。」

「你看，你自己想，他們找你來弄我，就是因為他們理虧啊。」博宇雖然氣得跳腳，口氣不情不願，身體卻很俐落，非常聽話地往回收桶裡面鑽，並且不時回頭補充，「我知道你在學校很大尾啦，你之前打贏三年級的，我有聽說喔。但你看起來很聰明欸，感覺比我們班那群智障聰明多了。」

Yumin很久沒被別人這樣誇，身體像泡在溫泉水裡一樣舒服。

「那群白癡抄我的功課被老師發現，還以為是我去告狀的。」博宇的四肢在桶子內，被摺成古怪的形狀，「幹，老師也記我警告好不好？你自己聽，他們到底有沒有腦？」

Yumin彎腰，撿起蓋子。

「你不要封死喔。」博宇緊張地喊，「你剛剛答應我了，你不會拿膠帶封死喔。我會在這裡待三十分鐘啦。待到天黑也可以。啊你真的不要封死喔。」

Yumin 說好。

回 Payan 叔的雜貨店先看一輪電視，看到眼睛痠，Yumin 再走回學校打籃球。垃圾場那邊，博宇一動也不動，仍縮在回收桶內。天都黑了，路燈一盞盞亮起，光被繁茂的樹葉遮住，不規則的光點打在操場和柏油路上，亮的地方很少，暗的地方很多。Yumin 把回收桶的蓋子打開，把博宇拉出來，然後丟給他一包王子麵。

「給我喔？給我的嗎？」博宇的牙齒在打架，發出怪異的格格聲。

「對。」

「真的喔？謝謝，謝謝。啊你沒有要弄我了喔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剛剛已經弄過了啊！」博宇忽然顫抖地喊，像一隻受傷的動物，「是啦你是沒有封蓋子啦。但你剛剛很可怕你知道嗎？你比之前弄我的三年級還嚇人。」

「還好吧？」Yumin 擠出自己最低沉的聲音，他停頓了一下，認為自己應該說出一個真正可怕的什麼，「我們部落被告了。這才可怕。」

「被告？」博宇慢半拍才問，「爲什麼被告？」

「我哥說要告就要告整個部落。」

「爲什麼是整個部落？」

「我哪知。」

「那爲什麼被告？」博宇又問。

「反正就是，」Yumin停頓，清喉嚨，學哥憤慨又心痛的語氣，「林務局覺得我們是小偷，但他們根本沒尊重泰雅族的傳統。」

以黑、紅、白爲元素，菱紋是祖靈之眼，橫條是通往彩虹橋的道路。Yumin第一次看那麼多族人在街頭上穿泰雅族的族服。不只泰雅族，布農族、排灣族和阿美族都在。他們穿族服舉大字報，或拿大聲公喊口號，也有人握著一捆長短不一的乾柴，不時有節奏地揮舞著。

哥把這次的抗議遊行取名「沉默之路」。雖然遊行期間有聲音，但到了行政院前，大家都很有默契地不說話了。眾人以行政院的正門爲中心，圍出第一個弧形，接著，弧形向外擴散，一圈又一圈，變成一座由鮮豔族服所搭成的繽紛彩虹。

沉默，不代表不記得壓迫！

大字報上這樣寫。

沉默，不代表林務局可以叫我們小偷！

大字報上有圖片也有訴求。

下午，行政院院長出來回應，各方媒體都到場。哥已經算好時間，這就是沉默要被打破的時刻，

這就是行動劇要開演的時刻。

Yumin從上個月就開始進入劇團排練。每個週末練一次，Yumin的角色沒什麼台詞，戲分少，動作也簡單。「你就是一個種樹的小男孩。」哥說。

穿著族服，彎腰，埋下好多顆種子。轉身，拿澆花器澆水。結束。「想像你真的在種樹。」劇團的團長說。Yumin點點頭。

Yumin在行政院長的大聲公前方，在熾熱的豔陽下，穿著族服種樹。他按照哥交代的，行政院院長一開口，他就負責喊，這是茄冬的種子，藉此打斷院長的發言。等下一次院長又開口，Yumin就再喊，這是扁柏的種子。

攝影機的巨大鏡頭朝Yumin的臉照過去。哥說這是戰術，說Yumin至關重要。Yumin就更賣力了。

干擾戰術實行二十分鐘以後，院長便不再上當。他不發表任何一句話，只是靜靜地觀賞表演。等行動劇結束，院長才重新拿起大聲公，發表聲明。

糊糊的，有點沙啞。院長的聲音被大聲公放大，也被大聲公弄得支離破碎。聲明稿Yumin只聽到開頭，因為幾句之後，哥忽然指揮人拿一把椅子，一腳踏上去，站在院長和媒體的面前，把寫著原住民基本法的大字報猛地撕毀。

人群、媒體和攝影機都對著哥。

哥故意撕得很慢，瞪大眼睛。把剩下一半的大字報再撕一半，一半再一半，愈來愈小的一半。紙的碎屑很快在悶熱的空氣中飄了起來。

放下大聲公，行政院院長的嘴角歪歪的，眉毛抽了一下，接著他轉身，往大樓裡面走。

哥站得挺，站在那張椅子上，沉默地目送院長走回大樓。

傍晚，遊行結束，哥和大家一起去海產店吃飯。爸和哥到處勸酒敬酒，氣氛像部落的卡拉OK派對，嗨翻天。媽則與其他部落的女人聊到菜都上完了，碗裡的白飯幾乎沒動。

圓桌靠牆的角落是Yumin的位置。他吃了兩碗飯，到冰箱拿蘋果西打，不用紙杯喝，直接往嘴裡灌，甜膩的氣泡擠壓胃的空間，肚子好脹，頭變沉重，幾乎要閉上眼睛睡去時，腦子竟迴盪起院長的聲明稿。

「首先我們要回應的是，林務局之前做過調查，這些樹，都是山上的原生種，我們沒有誤會Payanan部落，那些樹本來就不是泰雅族的祖先種的。」

Yumin跟博宇說了兩個泰雅族的傳說。第一個是女人變成猴子的故事，因為那個很有名，另一個是自己小時候發明的，不是真的傳說，是打獵遇到熊要脫衣服的故事。

「爲什麼要脫衣服？」博宇問。

「因爲熊看到沒穿衣服的人就會想，哇，這一隻熊身上完全沒有毛欸，那他一定很常打架，一定

很厲害，所以就會乖乖走開。」博宇聽了，從回收桶裡站起來，對Yumin翻了一個超大的白眼，然後問現在幾點？

「你已經待一個小時了。」

「讚喔。那差不多可以撤退。」博宇踏出回收桶，伸展腰和腿，拾起地上的書包，跟Yumin一起去Payan叔的雜貨店看電視。

每天放學都一樣，博宇要Yumin按照班上那群人的請託，把他塞進回收桶。他說這樣子才有安全感，「你做樣子霸凌我，班上那群白癡反而對我比較好欸。」

「他們一定以為我慘到不行。」博宇仰頭大笑。

Yumin不懂這個邏輯。

「反正呢，從現在開始，你每天放學，對，就是這個臉，你就凶神惡煞來堵我，我會頭低低跟你去垃圾場。到時候如果垃圾場附近有人，你要記得演一下，推我踢我都可以。」

「你當我很閒喔？」Yumin寧可回家看動漫。

「不是啦。你把我塞到回收桶，就可以去打球了。」博宇當時站得遠，眯起眼睛看Yumin，「我又找不到其他人，啊全校就你的眼睛像寫輪眼嘛。」

寫輪眼這三個字，Yumin在心裡念一遍，接著他伸手，把瀏海往下壓，壓低一點，再低一點，他沒想到博宇是這樣想的。他冷冷地說一聲最好是，更用力地壓瀏海了。他希望瀏海趕快遮住眼睛。寫

輪眼是不能隨便使用的。

博宇常來雜貨店，Payan 叔就多放一張高腳椅。兩張高腳椅在電視機的正對面，背靠一排零食架，頭不用抬，視野絕佳，搭配王子麵跟汽水。完美。

廣告、片頭曲、片尾曲或回憶片段，Yumin 一找到空檔就和博宇炫耀部落的抗告；被迫去演行動劇，被媒體拍，還被哥要求學族語。Iokah su 是你好，sgagay ta la 是再見。

「真的有人用泰雅族語講話喔？」博宇問。

「廢話。」在部落，一堆老人都用族語。

週末，Yumin 帶博宇去部落玩，住兩個晚上。Taimu 家經營露營地跟民宿，那附近有森林和小溪。之前，Yumin 在森林裡看到 Taimu 放的陷阱。陷阱不是爲了抓獵物，是給報名深度部落體驗的客人看的觀賞用陷阱。

設在有果子的樹上的那種可以抓鳥，叫 Tabaw。Yumin 叫博宇把手指頭伸進去，輕輕壓，機關往上彈，手指立刻被繩圈套住。「這個真的抓得到嗎？」博宇又試了一次。

「誰知道。」

「你去打獵過嗎？」

「廢話。」

「那你獵過山豬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山裡有什麼？」

「很多啊。」Yumin 喜歡博宇一直問問題，「白鼻心山羊，山羌，竹雞，雉雞，黃喉貂。但我們不會獵黃喉貂。那是稀有種。」

Tainu 的露營地還有一個射箭場。逛完森林，Yumin 和博宇去那裡繞一圈。本來他想表演射箭給博宇看。可惜弓和箭都被收起來了，幾公尺外的木頭箭靶用深紅色的油漆標示靶心，在豔陽下奪目發亮。

回收桶的蓋子打開，夕陽從兩棟教學樓之間灑落。博宇特別喬了一個光線充足的位置。低頭，蜷曲著身體，非常專心地看漫畫。

平常和 Yumin 打籃球的那群同學最近愛跑網咖，Yumin 無所事事，便在博宇身邊待著。一個在回收桶內，一個在回收桶外，兩人都與世隔絕地看著漫畫。

Yumin 認為動畫更精采。那種速度感，快感，都是黑白漫畫無法媲美的。不過，最新潮最流行的都是從漫畫來，要掌握先機，還是得進入漫畫的世界。博宇常拿一大堆漫畫給 Yumin 看：《怪獸八號》、《鏈鋸人》、《咒術迴戰》和《鬼滅之刃》，真的一大堆。但 Yumin 最愛的還是《火影忍

者》。

博宇看漫畫會亂叫，還會看到哭，偶爾發出好大的抽氣聲，抓走 Yumin 的注意力。「欸 Yumin 你看這邊。」博宇的頭彈出回收桶，因為半身還在裡頭，使用撈魚的手勢呼叫 Yumin。

博宇正在看佐助和哥哥鼬的大戰。

「這我看過了。」Yumin 說。

「佐助強到爆炸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而且，」博宇忽然意味深長地說，「佐助是個有故事的人。」

Yumin 覺得自己也是有故事的人，他有部落抗告的故事，這個故事他和博宇說過很多遍。然而，最近哥回部落的次數減少，部落似乎也把抗告的事情忘了。整整兩個月沒有部落會議，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日常裡。哥告訴他，「能做的都做了，接下來就是等出庭，等一審的結果。」

學校的走廊上，哥來勢洶洶。Yumin 從沒看過哥臉上出現過那種表情。是不是部落怎麼了？還是跟抗告有關的突發狀況？Yumin 想。

「Yumin 出來。」哥的聲音不大，語氣卻冰冷。

不敢問，背包甩上肩跟哥往外走。Yumin 以為哥會叫他趕快上車，飆車回部落，偏偏哥沒往校門

口的移動，反而往垃圾場走。

「是這個嗎？」哥問。

「什麼？」

哥站在垃圾場的正中央，指著一個空的大回收桶問，「你把人塞到這裡？」

Yumin盯著回收桶。他應該要說對嗎？他這樣算把人塞進去嗎？很多時候都是博宇自己往裡面鑽
欸。

「我們只是在玩。」Yumin說。

「所以你把人塞到這裡。」這次不是問句，哥緩慢地吸了一口氣，接著用山洪爆發的氣勢吼，
「誰？」

Yumin愣住了，頓了半晌才回，「上次跟我回部落的那個。」

「你去把他叫過來。」

「現在？」Yumin不解。

「把人帶來這裡，然後你站到他對面，對，像這樣，當著他的面，跟他道歉。我要錄影。趕快
去。」

「不要。」哥在發什麼瘋？

「Yumin，」哥深吸一口氣，「我是在解決問題。不是問你要不要。」

「什麼問題？」

「媒體形象的問題。」

Yumin聽不懂。

哥點開YouTube，Yumin把頭湊過去。影片短短的，不到三十秒，畫面晃得亂七八糟，比地震還誇張。鏡頭拍到Yumin的正臉，拍到他用力推了博宇，拍到博宇站不穩的背影像個醉漢，東倒西歪。

「進去。」

影片中有自己扁而薄的聲音，Yumin覺得好難聽。

「還有這個。」哥點了下一支影片，那是正式的電視台新聞。

一開始，主播在介紹「沉默之路」的遊行抗議，介紹原住民抗告的原因和事發經過。那個畫面中有穿著族服表演種樹的Yumin。他覺得自己種樹的樣子好像在虔誠地對土地禱告。忽然間，鏡頭猛地一轉，主播的口氣也改了，變得非常嚴厲，畫面來到Yumin把博宇往回收桶推的瞬間。

「進去。」

Yumin又聽到自己的聲音。

撻伐和不留情面的指責，主播說了很多，這些話像土石流撞進Yumin的心臟。都太快了，都來不及閃躲，轉眼就喘不過氣。

「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？」影片結束了，但哥的情緒才要開始。

「我上新聞了。」

「幹，」哥好激動，渾身顫抖，和掉進陷阱的獵物一樣，「我們在抗告，在告訴政府，告訴大家我們不是小偷，結果大家看到的是你在學校霸凌同學！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？」

「代表」這兩個字讓Yumin的頭陣陣抽痛。

「大家看了，還會相信我們不是小偷嗎？」

這兩件事情又沒關係。

「你知道你可能讓部落抗告失敗嗎？」

Yumin不答。

「你知道大家會說得多難聽嗎？」爆音，撕裂，哥的喉嚨裡有炸彈，「你不需要澄清，不需要道歉嗎？」

哥最好小聲一點。現在圍觀的人潮漸增，他們探頭探腦，充滿好奇。

影片沒拍到最後，事情也不是哥想的這樣。記者跟主播斷章取義，他們根本沒了解整件事情啊。

Yumin的眼眶忽然熱熱的。問題是，跟哥說這些會有用嗎？哥會在乎嗎？

遠處，Yumin看見博宇正朝他揮手。他見Yumin沒回應，便大步往前，熱情地呼喚Yumin，在人群中左閃右避，試圖接近。「欸你今天幹嘛不來找我？」博宇真的很不會看時機，「我一直等欸。」

手機就位，哥也就位。博宇一來，哥便異常專注地取角度，指揮Yumin往前，往左一點，要照到

陽光，不然臉看不清楚。很好。對這裡。「OK，」哥說，「我開始錄影了。」

哥站在斜前方，手機鏡頭對準 Yumin 的臉，那個小小圓圓的攝影孔比子彈更可怕。爲了不讓眼淚爆出血眶，Yumin 強迫自己想一點別的，想什麼都行，想 Payan 叔雜貨店的電視機也可以。

不過，撞進腦子的畫面是那天遊行。是部落的族人在豔陽下，圍著行政院的大門席地而坐。是沒有人說話，現場只有風吹過塑膠袋的聲音，是沉默，但所有人都非常堅定。

Yumin 盯著哥，心裡忽然也堅定了。

他不要道歉。

沒做錯幹嘛道歉？他不需要跟世界解釋自己和博字的關係吧。往前走，忽略哥，他走到博字面前，問博字要不要回 Payan 叔的雜貨店看電視？

Payan 叔站在巷子口抽菸，埋在煙霧中眼睛灰濁一片。聽說，一審敗訴了。

那天的電視沒播動漫，Payan 叔轉到新聞台，新聞播了寵物走失，高速公路的車禍跟回堵，最後一則是部落的遊行抗議，主播的重點放在抗告失敗，畫面卻一直停留在遊行的行動劇，其中一個長鏡頭是 Yumin 穿著比平常更華麗的族服種樹。

「傳統領域不是部落自己說了就算。」哥說這是一審敗訴的原因。不過哥沒放棄，他像之前一樣，每個週末都回部落與長老們開會，還說要弄一個更大的會議，要跨部落的那種，「傳統領域需要

其他泰雅部落認同。」

來自不同流域的泰雅族代表齊聚一堂。在跨部落會議中，共同繪製一張沒有經緯度，看起來也太準確的傳統領域地圖。Yumin 在家中看到那張五顏六色，族語分布的圖時，只覺得繁複如迷宮，像一張祕藏寶圖。

哥認為在下一次的抗議遊行中，這張地圖會成為重點。「傳統領域是共識！我們沒有自己說了算！」

「是政府從來沒有想要了解原住民！」

然而，族人對第二次抗告遊行的熱度驟減。哥發現參加會議的人不多，願意下山幫忙的人更少。「體驗過一次就好了啦。」居然有人這麼跟哥說。

「壓迫不是體驗。壓迫是社會結構問題。」哥回。那些人卻不在意。

爸和媽都跟支持哥的決定，部落的長老也支持，不過週末來家裡的人數跟之前差多了，氣氛也完全不同，沒有激昂的憤怒，沒有像雨點叮叮咚咚的族語，更沒有人在最後唱卡拉OK。

「Smangus 花」了四年抗告。我們才剛剛開始而已。」每次哥都會再說一次。Yumin 猜這句話對大家來說很重要。

最近，哥又想拉Yumin去部落會議，但Yumin拒絕了。他一直在氣那天的事，氣哥不問真相就命令他跟博宇道歉，星期五哥載他回家，沿途又說，「你知道我為什麼想要錄你道歉的影片嗎？到

時候，影片 po 到網路上，那是一種洗白的效果。這不只是部落抗告的事，也是你的事。這是爲你好啊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怎樣是爲我好？」

「因爲我是你哥。」哥聽上去非常真誠，「而且我比你大。」

回到家，Yumin 把自己關在房間。他只是想要哥至少問一下，問一下事情經過啊。什麼都沒問就給他定罪，什麼都沒搞清楚就亂下結論。哥常說政府自以爲是，現在哥才是最自以爲是的。

躺在床上，面對天花板，Yumin 飛快地變化結印手勢，他真想把自以爲是的哥變成猴子。

忽然間，Yumin 又想起了那個女人變成猴子的故事。不過，他現在有了新的想法；說不定那個女人根本沒變成猴子，說不定她的身上本來就有很長很長的毛髮，只是平常被衣服蓋住，沒人看得到。

「swa nu myungay la~」人們在田裡大喊。但其實，所有的人都誤會她了。

「身體很多毛會熱死，所以她才脫掉衣服，爬到樹上吹風。」Yumin 比較喜歡自己想的這個版本。

房間沒電視，待不久，哥又霸占客廳，坐在沙發上，一邊整理資料，一邊準備要和長老們開會的大字報。

Yumin 決定到 Taimu 叔的露營地閒逛。這幾日遊客頗多，一頂頂帳篷參差地散在碎石營地上。天氣涼爽，夕陽和濃厚的白霧在山的另一頭交錯。遠遠地看，霧氣染上一層淡淡的光。

露營地的尾巴就是射箭場。這次，弓和箭都在，擺在一個竹筒子裡。Yumin 四顧張望，沒有客人，也沒有 Taimu 叔的蹤影。玩一下應該沒關係啦。他彎腰取弓和箭，一手握住弓，一手把箭搭上。站穩了，眼睛盯著深紅色的靶心。

弓箭發射，箭矢劃破空氣的聲音多麼響亮。可惜弓箭碰到靶子便往下墜落。Yumin 走過去撿落滿地的散箭，想起上一次跟博宇在這裡，沒有弓沒有箭沒有的那一次，他大力吹牛，說自己是部落的神射手。「我之前用箭獵過山羊。」他唬爛。

Yumin 把弓和箭重新握在手上，瞄準遠方的木頭箭靶。漆成暗紅色的木靶在風中輕微地搖晃。Yumin 決定多練幾次，把射箭練好，這樣下一次博宇來，他就可以帶博宇去森林打獵，去沒有人誤會他們的地方。

評審意見

純真之心

鍾文音

〈沉默之路〉以沉默爲名，卻一點也不沉默。

在當今諸多關於原民部落的書寫中，這篇小說的視角十分特別，以Yumin和哥哥二人逐步帶出原民處境，Yumin是被動跟著哥哥參與遊行，而哥哥則是主動在遊行中出擊。小說且寫出了原生樹種與原民部落的雙重隱喻與連結。

小說讓我感受到一種類似楚浮導演的電影情調，低調卻充溢著部落生活的日常感，使得這篇小說不以文字取勝（甚且帶著少年小說感），而是以情感的流動勝出。尤其是寫出Yumin跟博宇的關係，逆反了我們對於平地孩子與部落孩子友誼的刻板想像，重寫了霸凌之外的另類霸凌，帶著赫塞小說式的少年困局。

讀來一路平淡無奇，且部落抗告的故事本也常見，但作者卻能以此之平常而寫出了一種不平常，恰恰是如此的淡然，無奈的淡然，自然而然地滲透著人物的情韻，不用力，不張揚。

他不需要跟世界解釋自己和博宇的關係吧……

他就可以帶博宇去森林打獵，去沒有人誤會他們的地方。

孩子的獨特情誼，抹平了族群邊界。

小說藉此平淡故事卻給出了高度：純真之心，只有孩子的情感才能重返。